

# 正本清源論

(十五)

趙亮杰

本論正宗已經脫稿寄港，有客自東瀛來，言談之間，知爲天臺權威學者！大談「百界千如，一念三千」爲「性惡」根據，否則就不足以言「性具」了。余根鈍機劣，聞言之下，除了感受「權威」學者的高氣壓，仍然「木木焉無所得！」所感覺者，也不過是「強調」而已！

夫法華經之性、相、體、力、作、因、緣、果、報等；名相有九，「如是」則非「九」也；至於「本來究竟等」，乃總結其「如是」，非與前九並列爲十也。此在經中，若文若義，非常顯明；此乃如其相、如其性、如其理、如其事；性、相、理、事皆如是也。

又，「如是」者，「印證」之詞，印證其性、相、體、力，乃至因、緣、果、報等，非關造作法爾如斯，故曰「如是」。換言之，以「諸法如義」印證「諸法之是」，故曰「如是」。是故金剛經曰：「如來者，卽諸法如義」。大集會正法經曰：「一切法（諸法）本自涅槃（如義）。

蓋所謂「諸法」者，卽性、相、體、力、作、因、緣、果、報等；是等諸法，不外真、俗二諦，皆以「如」義印證其「是」，故曰「如是」。反之：乖違「諸法如義」者，即是無明、能起九界衆生虛妄知見，名曰「非是」。如來以大智慧於諸法中如實而證，故見性、相、因果等，皆如是如理如量也。是故如來低於證法如實宣說，叫做「如語」者，「不異語」者。

由此可見臺宗「十如是」之說，乃是九個兒子找出十個父親異語」。九子十父，不但爲「多子多父」的「異語」者，且爲「九子十父」的「謬語」者。九子九父，猶如政出多門，難免意見紛歧，故名「異語」。九子十父，不但是個複雜集團，而且其中必有一個沒有兒子。蓋父子之稱依他而起，相對而立；無子稱父，故名「謬語

」。惟有九子同父，才是「天作之合」（諸法自爾）；具備「天倫」，才有公共關係血統（如）關係，始名「不異語」者。「異語」「謬語」不稱「法爾」，「不異語」者，名「法爾語」。經中雖有「如是本末究竟等」；當知所謂「本末」者，說「俗諦」說；「究竟」者，從「真諦」說；乃總結其前九賅羅真、俗二諦，皆如其理如其量（如是）也，怎能與前九並列爲十呢？

「十如」既破，再談「百界」！臺宗所謂「一念介爾之心，具十法界，再以十乘十，成爲百界。」我們可分三點加以討論：  
①「介爾之心」究竟是真是妄？②十界互具能否成立？③審察天臺怎樣開出百法界？

一、所謂「一念介爾之心」者，當爲「直覺」中的「一念」，不是念念遷流中之「一念」也。念念遷流，是爲「轉念」；夫「轉念」者，必具「二邊」「三際」不稱「介爾」；必具前因後果，無獨立性；故不稱「二邊三際斷」的「一念」。夫介者畫也，爾者是也；惟有畫斷「二邊」「三際」，一念獨立之心，明朗朗，方爲「一念介爾之心」也。「一念」爲「眞」，「轉念」（第二念）爲「妄」，斯義甚明；不若天臺性惡派所謂流轉中之一念，當知流轉念中，都有其前因後果，無獨立性；譬如「竊取」的一念，由於「貪愛」；「貪愛」的一念，由於「感受」之所以它是念念遷流，猶如長江黃河，後浪推前浪，不可能抓住其中的一個；就算抓住其中的一個，也是一件無頭案子，毫無用處。足徵天臺性惡派所謂「教觀雙運」也者，亦和西方哲學家一樣，有教無觀，坐而言之，不能起而行也。是故余言「一念介爾之心

性；從性而說，真如法性攝十法界非十法界，無具（非）無不具（攝）也。今言「十界互具」，乃專從相言，非從性說；何以故？「事法界」可分爲十，「理法界」則無有十；既言「十界互具」，就是「能具」「所具」皆從相說；譬如男具女性荷爾蒙，女具男性荷爾蒙；叫做「異性互具」。

韓信一身窮骨頭，惟有肛門是方的，故主大貴；有一娼妓，一身貴婦人相，惟大小便一齊撒，故主大賤；叫做「貴賤互具」。母子相憶，夫妻相思，你心裏有我，我心裏有你，叫做「心心互具」。不知天台所謂「十界互具」者，是怎样說的？若說衆生六道流轉，名曰互具，當知此「流轉」者，轉天卽天，轉人卽人，轉三塗卽三塗；譬如我們流轉到台灣，卽不具大陸；滯留大陸，也不具台灣；何況出世四聖，無「流轉心」，又何以言其互具耶？金剛經曰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卽見如來。」不知是否「非相」具「非相」？「虛妄」具「虛妄」呢？若從質言，金性平等，無有異相，既不能分爲「十界」，也不能說是「互具」；若從相言，緣生幻有，離金無體，一切現象無獨立性；當知佛相鬼相，皆因緣生，無是因緣，不生是相；若言互具，豈不成了一切衆生輪值十界，佛與衆生起輪迴性，有是理乎？當知十法界中惟一的公共關係，就是「真如法性」，爲十界共具（不是「互具」）；若說「直覺」中的「一念介爾之心」（非妄念）貫攝十界，自無不可；若說一念妄心能具十界依正二報（雜報）者，無有是處。

三、「互具」既不能立，「百界」自不能成；何況再扯上些數字問題，更令人啼笑皆非了！台宗所謂「十界互具」，是以十乘十而成百界；再以「十如」乘百界而成「千如」；再配上百界各有三種世間（「五蘊世間」，「有情世間」，「國土世間」），便成了「一念三十如」的思想；真可說是：「三際十方一網羅，有情無情一念收」，極微極妙！在數學上也配合的恰到好處；可是其中有個漏洞，在這十三、四個世紀裏，無人察覺。譬如人道中的「一念」具「十法界」，這「能具」的「一念」是爲「母念」，「所具」的「九界」是爲「子念」；母念顯現，故成吾人

現報；「子念」隱伏於「母念」，故非現報；所謂一念具十法界者，是一母九子共成十界，若說一家十口，未嘗不可；若欲擴展數字，以十乘十，把媽媽和兒子加在一起去乘，就是在數理上也說不過去；昔年吾村有一學童，其笨無比，有人問他兄弟幾人？他說：「連俺爹弟兄三個。」若照台宗以十乘十的說法，恰如連我爹爹三兄弟，連我媽媽十姊妹！當知父親和兒子湊在一起求其數字，只能用加法，不能用乘法；譬如爺兒三個，就是一個父親加兩個兒子；娘兒十個，就是一個母親加九個女兒；假如一乘二乘三，一乘十，就變成了「連我爹爹三兄弟」，「連我媽媽十姊妹」的笑話！兒女若與母親平等，老太婆還得再生九個兒女，才能湊起百界，綜合起來，八十一個孫兒，十八個兒女，加上一個老太婆，三代同堂，才能求出百法界；只若母子有別，就不是平列數字，純以乘法求出來的；否則，以十乘十，在發展量上看，也不平等，老太婆兩胎生了十八個兒女，其第一胎九個兒女，各出九子；第二胎九個兒女，暨八十一個孫兒，却都絕了系，大概是吃了避孕藥！惟以老太婆那股子勁兒最捧！所以她多子多孫，還能親自君臨天下三代團聚。天台這種學說，多麼扭天鑿地，若非世代「強調」維持生命！此一「特異思想」，實難維持長久！  
大家忽畧其十乘十爲百界的漏洞，是把重點放在數字上而忽略了實際問題，它是一加十八，再加八十一的加法，不是以十乘十的乘法。假若我們以「學校」喻「一念」，「班」喻「法界」，那麼一班學生十個人，十班學生一百人，這答案是正確的；可是班與班，學生與學生之間，是單體的，誰也不具誰，誰也不是誰的爸和媽；而且學校和班，都是抽象名詞，且在「十數」之外，不在「十數」之中，何況校不具校，班不具班；但是這「一念具十法界」，「十界復具十界」，層層相具，這就不同於一校十班，一班十個學生了！此「一念」不僅是橫的關係，而且有縱的關係；更何況「一念」在「十界」之中，不在「十界」之外；譬如「一念具十界」，十界之中，每一界必有「一念」爲「母念」，以示現報；其他九界皆屬「子念」，必待因緣成熟時次第受報

；此不但有母子關係，且有兄弟關係；也不像同班同學，下了課，一窩蜂都出來了；果爾，誰爲現報者？誰爲次第受報者，總不能同時同處受十界報吧？因爲有縱的關係，也有橫的關係，而且縱橫又有次第關係，更何況「母念」「子念」同在十數之中，不能直接以十乘十來算它；否則就驢唇不對馬口了。

夫「數學」者，是一門硬性學問，也是最科學的東西，沒有出入，沒有彈性，必須舉例恰當，法喻正等，再配合上數學，則相得益彰！否則，就成了沒法交待的爛賬了。

佛法這門子學問，是一種抽象的東西，不能直接宣示於人，凡所立說或舉喻，必須「舉一反三」，也就是說，無論在那一個角度看，都是井然有序，橫說豎說，都是平等的，不能說調換個角度即不如是，橫說如是，豎說則不如是。

「十如」「百界」「互具」，皆不能立；那麼「一念三千如」如何而立呢？當知萬象森羅，「如義」併吞，縱許其「一念三千」，也不能有「三千如」！好像三千姓李的，却不是三千「李」，更何況「如」無「異相」呢。若不能否定「如」無「異、相」，「一如」尚不可得，則「十如」「百如」「千如」「三千如」，則又作何解釋呢？

蓋所謂「無異相」者，非差別外另有「不異」之相；乃觀諸法如人之面：一異一切異，異外無非異，無非異對異，則異不可得。「不可得」卽「如」：一如一切如，如外無非如，無非如對如，如亦不可得。前之「異相不可得」，是由「諸法異相」導歸「諸法如義」；但，仍屬思議範疇，尚有一個「異相不可得」的「概念」存在心裏；此名「法塵」，亦名「理則障」。復之「如相不可得」，就是連「不可得」的「概念」也站不住腳，這才超越思議範疇。何以故？諸法自爾，非關迷悟；悟如是，迷亦如是；何用爾來牽腸掛肚！如此悟者，一放下一切放下（破無明），肯定諸法（證）本自如義（見法性），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那裏會容得下一絲兒「思想」呢？

## C 大乘止觀「性染」說與觀音玄義「性惡」說確 有關聯而其典籍真偽却有問題

余讀書甚少，不善考據；但，所尙者義理，詞章次之；人生短暫，沒有時間爲古人調查戶口；倘若需要調查，那是戶政（考據）專家的事；但願戶政專家學者，調查戶口填報資料的時候，就其事實平鋪直敘，讓人家看起來，如同查辭典一樣，且莫參加自己的感情，任意褒貶；這才是爲考據而考據的第一流考據學家；其所考據的資料，不帶主觀色彩，真實性較大，人家樂於採用；今之學者，你說他是「義理學家」吧！他却如鯀之治水，拚命搬些考據資料（石頭），填補其理論上的缺口；你說他是考據學家吧，他却充滿了主觀色彩！讓人家看起來，強口奪辭，可靠性極少！這就是當前的人文教育，被自然科學一甩十萬八千里；雖然被人家甩出去了，但是只能導致思想落後，政治不能適度的配合科學發展，而自然科學却又代理不了它，是故造成世界大亂！

所以者何？因爲自然科學分科分系，並駕齊驅；人文學者們，還在那兒自耕而食，自織而衣！人家的太空船都上了月亮，我們還在這兒牛車慢步！了了啦啦，揚鞭耀武！人家的聲光電化運用的得心應手，我們還在這兒點洋臘提紙燈籠。

余認爲義理學家和考據學家，猶如法醫之與法官，是要分工合作，各負專責；考據學家，博覽羣書，搜集資料，不加渲染，原裝原貨，供獻給學術界。義理學家，不可以自己意見宰割天下，當以如來所證之「第一義空」裁判諸法，才能衡量因果，平反冤獄，皆得如理如量；再輔以考據資料，則相得益彰！這樣才可以促使思想進步：思想是領導政治的先鋒，思想進步了，政治自然日新又新，然後才能配合科學均衡發展，造福人類。

大乘止觀與觀音玄義，鼻息相通，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。據考據家研究：①南嶽諸傳記中，未列大乘止觀之名。②文勢義勢都不似出自南嶽手筆。③南嶽與大乘起信論譯者真諦三藏爲同一時代，真諦三藏住世爲西元四九九年—五六九年，南嶽大師住世爲西元五一五年—五七七年，二人相差無幾，南嶽不可能見到起信論而加引述。④在日本「東域傳燈錄」中記載，大乘止觀爲曇遷法師述。⑤南嶽爲智者之師，智者大師諸著作中，未曾提及大乘止觀。